

LIAO DONG ZUO JIA CONG SHU

白远新著

望
山

望山

白远新 著

辽东文学社

主 编:熙 高
责任编辑:冯金彦

望 山

白远新 著

责任校对:远 新

版 式:谷 子

出 版:辽东文学社

开 本:787×960 1/32 印 张:4

字 数:80千

录入排版:本溪市电脑自动化印刷厂

版 次:1993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BLTZ—1992—57

定价:4.00元

乙

/冯金彦

/序白远新小说集《望山》

读山读人

山不转水转。

可在水也不转的地方，便只好人转了。

远新便转过。

他曾以二人转起家，可转来转，发现还在原地。

曲径有时并不通幽。

远新便在人到中年的一个午后，跳墙而过，跳进一片美丽的池塘，他把那一串动听的蛙声拾起来，串成这本小说集。

串成他生命枝头上一束红得诱人的果实。

让人羡慕。

让人流连。

让人沉浸 in 一种秋天的感觉之中。

便沿着他的文集。

像沿着秋天的田埂慢慢走。欣赏着他的丰硕，以低下的头作镰。不时地从他的文集中割一些感受。

那些游动在小说中的思想、才气如鱼，游动得那么优美。

尽管有时捉得很困难。

可当我们把那些思想和才气晒在阳光下之后，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他的创作态势。

他的创作追求亦如他的人生追求一样。

从这本小说集中，会看出他清晰的脚印。

他的选材，他的小说语言都显示着他的美学追求。

他习惯也善于选择平常的生活现象作题材，负载他对人生的感受。

从小说的题材看，他侧重写了参，写参园里发生的情与爱，侧重写了二人转，写他过去的日子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他用独特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人生经历表达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感受。

无“独”不丈夫。

无“独”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远新在独上情有独钟。

他的动物小说，风趣、幽默，而又独特。

他选择了一个绝佳的视角，以动物之眼看芸芸众生，新颖、深刻。

让人激动。

让人震动。

因而他的小说被收选，获奖，被人们称道就不是怪事。

远新的小说创作像河。

它刚刚走出山谷，它正在向海走去。

它刚刚起步就丢下了这么多风景，因而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

关键在走。

走出自己的风格。

在风格上远新力图有自己的建筑。他一砖一瓦，垒着

自己的大厦，以便永远坐在里面。

他的小说《猫洞眼》，那种叙事的冷静，那种不动声色，以及在平淡叙述后面的丰富内涵，他的《牛鼻揪》都较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特色。

是一个醒目的标志。

远新注重发现自己创作的长处，扬自己之长。

一个作家，总该有一块自己的自留地，在那里耕耘、收获。去别人的一亩三分地上，拾人家丢下的谷穗，终究不是正事。

远新想找到自己的土地，他发现脚下的土地，是丰厚、肥沃的，那民俗、民情、山光水色，都让人不敢忘怀。

他在这里挖掘。

他刚刚剥开表面，便有了这些收获。

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不但面包会有的。金子也会有的。

● 目录

序/冯金彦	
望山	1
猜不透	3
纳闷儿	5
扁担上的蝴蝶	7
换地	9
修梯田	10
老人像	12
两个男人	14
鞠花打工	16
爱做你老婆	18
闫姐	19
走运	21
合群	22
牛鼻揪	25
猫洞眼	28
花猫出走	30
蜘蛛搬迁	32
蝎蝎住院	34
田鸡卧莲	36

● 目 录

39	醒悟
41	抱怨
43	相片
45	苦杏
47	猴头
49	追
51	哭
52	照镜子
54	神画
56	三辈人
58	路
60	隐秘
62	十块参帘
65	参园枪声
68	参园情话
71	参园的秘密
74	参园里的小浙江
77	参园夜游
79	演戏

	目 录
看戏	81
空座	83
追班	85
没想到	88
磨倌儿	91
差哪儿	94
二人转迷	96
扁担戏的传人	98
染发	100
理发	102
邂逅	104
逛庙	106
锯片飞了	108
秘密的答題	110
遗嘱	112
偏方	114
路遇	116
后记	117

望山

田间手扶插秧机站在水田里，一低头见水面映出的头型，美滋滋地抬起头，一眼就看到了眼前的那座山，山上站着一个弓腰人，他愈看愈像自己的父亲。

父亲的头发长长了，便让母亲用那把爷爷用过多年的笨剃头刀，一刀一刀地为他剃头，剃一刀他一咬牙，剃一刀他一咬牙，直到剃个溜光铮亮。

田间放下插秧机，掏出打火机，“咔嚓”点燃了一只香烟，他吐出一口白烟，顺烟望去，又看到了那座山上弓腰站着的父亲。

父亲的腰间总别着那只铁锅铁嘴木杆的旱烟袋，当他干活累了的时候，便用手从裤腰带上拽出来那只烟袋，烟锅使劲地往烟口袋里舀一下，然后用火柴将旱烟点着，“叭嗒叭嗒”地抽得好香。

田间走出水田，回头见那一行行齐刷刷的稻苗，乐呵呵转过头来，又看到了那座山上弓腰站着的父亲。

父亲站在众人中间，脑袋眼看贴到水面上，腰弓成了 90 度，一只手掐着一把稻苗，一只手一下接一下地将稻苗插到田上，插得手指尖露血丝。插呀插呀，等到了田

头，得费上好大的劲儿，才能站起来直直腰，刚用手去揉揉手指尖，哨子“吱吱”地响了，又赶忙走到田里弓下腰，两手不停地忙活起来……夏天在水田里拔草要弓着腰，秋天在水田里割水稻要弓着腰……

后来，父亲的腰弓得再也不能下水田干活了，队长只好让他到饲养点喂牲口。

再后来，父亲的腰弓得连牲口也不能喂了，整天勾勾在炕上“哎哟哎哟”地叫唤。

再后来，父亲的腰就弓成了眼前那座山上站着的那个弓腰人的样子了。

“爸，今晌午我妈做的大米干饭蒸鸡蛋糕，叫你赶忙回去吃哪。”小儿子边喊边跑到爸爸跟前。

“不，不能吃饭！我得到前面去看一个人，然后才能回家吃饭。”田间边说边蹬上旅游鞋，拽着小儿子朝前面那座山走去……

猜不透

一幢房子住三家，东头向田，西头丛山，中间顾土。
顾土房檐下挂一把锄头，锄板锃亮，锄杠光滑。
向田和丛山房檐下也各挂一把锄头，可他俩铲地却
要用顾土的锄头。

向田为使用顾土的锄头，到了锄地季节，每天都要坐在窗前盯着顾土的行动，一旦见他哼着《月牙五更》走到门前，便马上上前说上几句客气话，接过锄头高高兴兴地铲自己的地去了。

那么丛山就得等向田铲完地，把锄头还给顾土，他再到顾土家说上几句客气话，拿起锄头去铲自己的地。虽然地荒草高，他也觉得似乎没费劲就把地铲完了。

后来，丛山觉得这样吃亏，约摸顾土将要铲完地的那天，到地头查看，等顾土铲剩一根垅时，上前接过锄头说：“你抽袋烟歇歇，这根垅我铲吧。”顾土抽完烟一看，地铲完了，人也不在了。

那么向田就得等丛山铲完地把锄头还给顾土，他再到顾土家说上几句客气话，拿锄头去铲自己的地。

一来二去，向田觉得这样吃亏，被窝里便跟妻子讲了

此事。

向田妻子一气之下去了县城，买回来一台锄草机。向田用后美滋滋地自语：这东西又省力，比顾土的锄头强百倍。

丛山知道了，借用了向田的锄草机后，也去县城买了一台锄草机。

顾土呢？丛山和向田都主动借给他锄草机用。过一阵子，顾土也买了一台锄草机。

纳闯儿

镇东那片黑土地上，一对黄牛紧紧地绷着一个个弯弯犁杖，犁杖后边跟着一个个黑油油的庄稼人，他们顺着地垅一步一个脚窝慢慢腾腾地走过来走过去，边走边说边笑边嗷嗷地唱。

一个年轻的庄稼汉子驾着一辆红色的拖拉机来到这片黑土地上，突突突突……翻起地来。

惹得大伙瞪大眼睛看着他。

“这个人真能逞能！”

“我看他怕是算不开帐吧！”

年轻男人真有点弄不明白，开拖拉机翻地，为什么会惹起大伙瞪大眼睛来看他呢？

想来想去，大概是大伙都用老牛慢慢腾腾地翻地，我用拖拉机翻地太快了的缘故吧！气得他地翻了一半，就开着拖拉机回家了。然后扛着镐头气哼哼地返回没翻完的黑土地上，一镐一镐地刨了起来。

大伙又瞪大眼睛看他，然后又是他们吵吵嚷嚷的议论。

“这个人真能逞能！”

“我看他是算不开账吧！”

用拖拉机翻地，他们用大眼睛瞪我；用镐头刨地，他们仍然用大眼睛瞪我。快也不是，慢也不是，到底怎么做才对呢？年轻男人慢慢腾腾地刨地，慢慢腾腾地想。

他终于想起来了，回到镇里借上老丈人的一对黄牛一副弯弯犁杖来翻地。

对！就这么办。

他刚迈步要走。

妻子驾着红色拖拉机突突突突地来了……

扁担上的蝴蝶

他俩的责任田都在这座山上。

他俩每年春天都从山下往山上挑粪。

他俩都少言寡语，性格内向。

小莫见老辛肩上的扁担越走越轻，庄稼却越长越壮。
眼馋！

老辛见小莫肩上的扁担越走越沉，庄稼却越长越瘦。
生气！

一日，小莫挑着粪筐艰难地往山上走着，冷不丁见老辛扁担两头打的两个蝴蝶结，变成了两只金翅金鳞的蝴蝶，忽闪忽闪地似飞未飞。他明白了！

翌日，小莫乘老辛去解手，偷偷地用自己的扁担换过来了老辛的扁担，用麻袋片将扁担包起来，放到里屋棚上，再没用它。

三年过去了。

他俩还都从山下往山上挑粪。

老辛见小莫肩上的扁担仍越走越沉。生气！

小莫见老辛肩上的扁担还是越走越轻，两只金翅金鳞的蝴蝶依然落在忽闪忽闪扁担的两头似飞未飞。纳闷

儿！

小莫挑着两只空粪筐走下山来，气哼哼地将扁担往地上一扔，然后一屁股坐在扁担上，似睡非睡地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他听到有个人瓮声瓮气地说：老辛的扁担是他用汗水泡透了，扁担上的蝴蝶是汗水养活的；没有汗水，蝴蝶是不会生存的！